

死亡案连环来袭，谁的心利如刀双？
结局让你惊声尖叫！

心 刃

纪玉峰——著

利益使男人的心锋利，
爱情使女人的心锋利。

心刃

纪玉峰
—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刃 / 纪玉峰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6. 1
ISBN 978-7-5502-6575-2

I. ①心… II. ①纪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6253 号

心刃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策划编辑: 薛 峰
封面设计: 郑金将
版式设计: 王 玥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54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5印张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6575-2
定价: 36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楔子

纪佳程又望了一下后视镜。

一切都很正常。

从出了家门到现在，他已经驾车漫无目的地转了四十分钟，他上了高架桥，穿过了商业街，又两次穿过过江隧道，期间不断变换车道和路线，确保自己不被跟踪。这种驾驶方式让他想起了那些谍战片，想起了中央情报局、克格勃、摩萨德。

这样兜圈子，他确信不会有任何人能跟踪得了，同时内心也暗暗纳闷，不知道这样兜圈子是否真有必要。可是为了谨慎起见，他还是按照要求浪费着汽油，直到表的指针指向了10点50分，他才猛然加速，开过一个路口，突然拐进了旁边一座商务楼的地下车库。

在他的车沿着坡道往地下一层开时，他看到一辆红色的Mini Cooper正缓缓开过来，为了安全，他轻踩刹车，降低了速度，百忙中还没忘了看一眼后视镜：后面没有车跟进来。

Mini Cooper里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司机，戴着墨镜，两车交错的时候，她迅速用手指向纪佳程比划出几个数字，然后加大油门，几秒钟后已经冲出了地下车库，不见踪影。

三、二、八、六。

纪佳程默念着刚才女司机比划出的这几个数字，驶过地下一层的入口，继续向下开去。三，地下三层。

他把车开进了地下三层，地下停车库里灯光昏暗，一个保安懒洋洋地

坐在一把木椅上，端着一个茶杯，看到纪佳程的车，他向里面指了指，意思是里面有车位。纪佳程放慢车速，开始看两边车位前地面上写着的号码。

二、八、六，286号车位。他在这一层整整兜了一大圈，才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286这个数字。这个车位在很靠里面的位置，周围没什么车，他把车缓缓倒进这个车位的白线，车的右边和后边就是墙壁，再度向四周观察了一下，确定没人后，熄火，拔钥匙，下车。

他围着自己的车转了一圈，看周围地面上、墙壁上有什么异样。墙壁上有红色的管子，有一个消防器材箱，他打开看了看，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。纪佳程弯下腰，往车底的地面上看了看，那里空无一物。

三、二、八、六。

没错，应该就是地下三层286号车位，除此并无其他解释，兜了几十分钟，在指定时间来到这个指定地点，绝不会是让自己来这里到此一游的。

他的目光落到了车后排水沟的铁栅栏上，排水沟沿着墙一直伸向远处，消失在另一辆车的车后。他从车里拿出多功能救生锤，这救生锤还是赵敏给他买的，既可以用来砸玻璃，又可以当螺丝刀和手电筒。走到排水沟边，他用手电筒照着往铁栅栏里看，终于看到里面隐约有什么东西。

他叼着手电筒，用力抓住铁栅栏向上拎，一块铁栅栏被掀了起来。下面的排水沟是干的，里面塞着一个物件。他把这物件拿出来，发现是一个扁平的纸箱，大约有一个笔记本电脑那么大，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，手电筒照到了上面的封条以及封条上写着的字：“林斌”。

他用手电筒往排水沟左右照了照，确定这里没有别的东西，便盖上铁栅栏，在墙角用救生锤的尖头画了一个圆圈，然后迅速上车，发动后反锁了车门。他用纸巾擦拭去手上的油污，迅速开车离开了。

他很确定，这一切没有人看到，也没有人跟踪。

这东西，现在安全了。

◀ 目 录 ▶

1 / 楔子

001 / 第一章

葬礼

010 / 第二章

美女的两面

019 / 第三章

野外烧烤

029 / 第四章

不速之客

038 / 第五章

金色的车

047 / 第六章

冲突

056 / 第七章

分析

066 / 第八章

内鬼

079 / 第九章

女神噩梦

089 / 第十章

传授

098 / 第十一章

意外再度发生

107 / 第十二章

最坏的短信

117 / 第十三章	174 / 第十九章
爆发	结案报告
127 / 第十四章	184 / 第二十章
出大事	大逆转
137 / 第十五章	194 / 第二十一章
小兄弟，一路走好	摊牌
146 / 第十六章	204 / 第二十二章
信仰和渠道	悔悟与天国
155 / 第十七章	213 / 第二十三章
真凶浮出水面	来自德国的信
164 / 第十八章	223 / 第二十四章
终点	真相
230 / 尾声	

第一章 葬礼

欣雨的骨灰安葬的那一天，下起了小雨，纪佳程没带伞，他在小雨中跟着队列沿着墓碑中间的小道穿行。这些墓都是四四方方的，约一平方米大小，被小雨冲刷得一尘不染，泛着石材特有的光泽。

队列一共二十多人，纪佳程位于队列的前部，每到队列转弯，他都会看到队列最前头的景象。两个孩子穿着黑色的裙子，走在前面，8岁的姐姐蕾儿抱着妈妈的骨灰盒，一个亲属在骨灰盒的上面撑着一把黑伞——意思是骨灰盒不能见光。7岁的妹妹薇儿抱着妈妈的大照片。欣雨是个漂亮女人，唯一不足的是总喜欢抿着嘴唇，这被别人说是刻薄的表现，然而这张照片很好地回避了这一点：她在露齿微笑。两个小姐妹已经哭不出来了，在大人的摆布下，像木偶一样机械地走着。

在她们身后是欣雨的丈夫林东升，他穿着黑色的西服，双目红肿，两个亲属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胳膊，这是必有的套路：免得他悲伤过度昏倒在地或者不能行走。事实证明这安排并不多余。

不止有一个亲友曾向林东升建议，在抓住肇事司机之前先不要火化欣雨的遗体，其中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是：可以把尸体抬到交警队去闹事。但是林东升不愿让妻子长久地躺在冰冷的停尸间里，他爱她，他怕她冷。虽然欣雨的遗体已经被碾压得不成人形，但她还是他的妻子。

林东升身后是欣雨的妹妹，韩宜筠，她穿着黑色的裙子，也哭得摇摇晃晃，两位女友搀扶着她。韩宜筠的后面就是纪佳程。

纪佳程的身后是其他亲友，这让他有些不安，不知自己站得这么靠前

是否合适。他和死者非亲非故，之所以参加这场葬礼，仅仅因为他是林东升的老朋友。

这要搁在外国，参加葬礼的人应该全部穿黑色的正装，然而中国人还没形成这个习惯，所以亲友们的衣服颜色五花八门，米色，黄色，褐色，一个来参加葬礼的小姑娘还穿着淡粉色。纪佳程认为这大概是自己被安排走在前面的原因之一：出于礼貌，他身着黑色的西装和领带。

墓穴位于小山的半山腰，这里的墓地价格奇贵无比，然而林东升坚持要给妻子买个墓地，以便自己将来能够祭奠，这是个双人墓，他还预留了自己的位置。墓地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墓穴旁边，他们站在墓碑林中等待着他们，墓穴上方的石板已经打开，等待安葬。在一个女葬仪师的指挥下，一个工作人员打开一把黑伞，另一个人向前一步，从蕾儿手里接过骨灰盒，小心翼翼地捧着，在伞下移到墓穴旁，第三个工作人员从墓穴的另一头伸出手扶住骨灰盒，四只手托着骨灰盒，缓缓放入了墓穴。

放好骨灰盒，两个人后退到了墓穴两侧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还在墓穴上方打着伞。纪佳程向两边望了望，发现周围的几个墓都是双穴墓，看来都是为夫妻准备的。这山上长眠着多少逝者，这里又承载着多少家人的悲伤、离别和撕心裂肺的伤痛呢？

他突然莫名有些伤感：自己的归宿也会是这样的一个墓穴吗？将来自己会和妻子也长眠在一个墓穴里，或者骨灰撒在海里，将来女儿和她的丈夫会来祭奠自己吗？

他收回思绪，这才发现墓地工作人员已经布置完了墓穴四周，葬仪师已经念完了悼词。林东升已经被搀扶到墓穴边，和妻子做最后的告别。他颤抖得厉害，刚弯腰将手里的花束放到骨灰盒上，说了声“老婆”，就说不下去了，想扑上去抱骨灰盒。负责照顾他的两个亲属一左一右地架住他，半劝慰半强迫地把他拖到了一边，免得他情绪失控。两个女儿在阿姨的带领下给妈妈的骨灰盒下跪磕头，随后也被拉到一边，被女性亲属紧紧抱着。韩宜筠将花束放入墓穴，捂着脸踉踉跄跄地走开了。

纪佳程按照顺序走到墓穴边，照片上的欣雨在墓碑边向他微笑。他向骨灰盒鞠了三个躬，弯腰将手里的鲜花放到欣雨的骨灰盒上。直起身子，

他准备走到韩宜筠身边，把位置让给身后的人，视线却被远处的两个人影吸引住了。

那是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，正向这边走来。看到前面那人，纪佳程吃了一惊，扭头向林东升望去。林东升已经发现了他们，他本来快要瘫软的身体突然挺直了，眼睛可怕地睁大，额头上青筋直跳。亲友们的目光都向那个方向望去，骚动起来。

“那不是康达理吗？”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他还有脸来？”

纪佳程知道要出事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，眼见康达理走过来，心知再不说话林东升可能就要爆发了，于是他抢先一步迎上去，伸开双手，说道：“康总，您来了？有事吗？”

康达理和纪佳程、林东升年纪差不多，然而他的相貌却显得至少比他们年轻五六岁。面对纪佳程的阻拦，他客气地说：“纪律师，我没恶意，你让我过去。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就算现在有矛盾，打官司，我和老林夫妻俩总算相识一场，我只是来给欣雨上一炷香的。”

这话听起来合情合理，纪佳程也无话可说。他回头望望林东升，就侧开身子，把路让开了。

康达理没有看林东升，他从家属身边走过，慢步走到墓穴边，表情凝重，向欣雨的骨灰盒鞠了三个躬，随后双手抱拳，他低下头，将嘴唇贴在握着花束的手上，轻声说着什么。

纪佳程从侧面望着他，他知道康达理是个天主教徒，至少他自己号称是这样。他也许是在为死者祷告，纪佳程也在祈祷，却是在祈祷一切顺利，别出乱子。大约一分钟后，康达理祷告完了，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随后上前一步单膝跪下，想把花放到墓穴里去。

纪佳程最担心的事发生了，林东升发出了怒吼：“别用你的脏东西碰她！”

女葬仪师张着嘴，完全不知所措。康达理却不慌不忙，虽然脸上一副“错愕”的样子，却更像是在表演。他望着林东升有些故意地问道：“东升，

你怎么了？”

“把你的花拿走！”林东升吼道，“你还有脸来？别用你的脏东西玷污她！她是我的老婆，你给我滚！”

“是你老婆，我又没和你抢。”康达理站起来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，“我毕竟和她相识一场么，给她献朵花，你也不用这么气急败坏吧？”

虽然是林东开发火在先，但是康达理的话挑衅意味已经非常明显，纪佳程心里涌起了一股反感，他担心仪式会被破坏，打算把康达理劝走，然而局势已经不受控制。林东升一听到“和她相识一场”，就跳了起来，其他的亲属斥骂着：“到葬礼上来捣乱，什么东西！”“谁家养出这么个有妈养没爹教的玩意儿！……”几个男亲属也气势汹汹地向康达理逼过去，撸袖子亮拳头，看架势就要动手。

“姓康的，你给我滚！”林东升吼道。

“东升啊，”康达理有些阴郁地说，“有些事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，等你过了这个劲儿，你好好思量思量。咱们合作那么多年，大家一起发财，顺风顺水的，多好？现在你弄得咱们之间打官司，朋友也做不成了。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背信弃义。欣雨为什么会死？这是老天都看不过眼，在罚你……”

纪佳程知道坏了。果然，康达理的话音未落，林东升已经挣脱了亲属的包围，向康达理扑了过去，几个小伙子紧跟在后。墓道狭窄，纪佳程被他们一撞，差点摔到墓穴里去。现场顿时大乱，蕾儿薇儿响亮地哭起来，一群人扭打在一起，伴随着叱骂声，乱成一团。

纪佳程扶着墓碑站稳身子，向周围穿着黑西装的工作人员大吼：“快去分开他们！”随后赶过去拉扯林东升，在葬仪师等人的拉扯下，总算把两边分开，工作人员挡在双方之间，防止人们再度接触。康达理嘴角青了一块，鼻子出血了，他扯着被撕坏的领子，向后退去。

“快滚！不然打死你！”

“林东升！你别得意！”康达理一边后退，一边有些气急败坏地叫道，“别以为你能如意，你这么下去，就是跟大伙儿过不去！既然你要把事做绝，要得罪所有人，就别怪大伙儿跟你不客气！到时候你家里再出事，

别怪我没提醒你！”

“我X你……”林东升像个发狂的狮子，试图挣脱工作人员的拦阻，再向他扑过去。那些人死命拉住他和其他人，劝解着：“老板，这是葬礼，考虑一下死者啊！”纪佳程向康达理奔过去，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半劝解半强迫，用力把他向外推去：“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去医院！”

“纪律师，你别推我，”康达理大声说，“让我告诉他，今天的一切都是自找的！我告诉你，姓林的，今儿个是欣雨，你当心报应，连你那俩……”

“走！”纪佳程喝道，抓住他的胳膊，强行把他往外拉，康达理虽然显得很愤怒，却明显不想再吃眼前亏，似乎是被纪佳程和随从扯着“很不情愿”地下了山。纪佳程厌恶地把他拉到小山下，这里离欣雨的墓已经比较远，纪佳程松开手，出于礼貌，还是用客气的声音说：“康总，你快回去吧，去医院。”

就这么一两分钟的时间，康达理似乎调整过来了。“我没事。”康达理望望山上，居然笑了笑，“这点小伤，我才不在乎。纪律师，你放心，我不给欣雨的葬礼添乱，嗯？我毕竟和林东升朋友一场，他不仁，我不会不义。你转告他，事不要做绝，公司里的每个人身后都是一大圈关系，三教九流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他老婆没了，还是有孩子的，对吧？”

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纪佳程警惕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意思。”康达理把西装抖抖，“我们希望他回来，不要再搞事情。你看，他已经死了老婆了，对吧？为什么以前好好的，他一搞事情，老婆就死了？做人要厚道，你厚道，大家当然都厚道；你不厚道，大家自然对你不厚道。万一哪一天他家里人再过马路时出车祸，嗯？”

纪佳程一把抓住他的袖子，厉声问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车祸是你安排的？”

康达理把他的手扯开，嘲讽地笑了笑：“怎么？想让我怎么回答？我当然说不是。现在欣雨被车撞死了，我对此一无所知，也很悲痛，将来如果他的俩孩子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当然还是一无所知，还是很悲痛。老纪啊，你是律师，说话要有凭据，嗯？我说这是‘天谴’，天谴嘛，当然不是我

们安排的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，我想，天谴还会有的。”

他说着就转身向外走去，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：“啊，纪律师，顺便告诉他。假如他真的要走，我们也好商量，可是配方必须给我们留下。否则，他自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这是我们的底线了。”

这次他没再回头，大步走向墓园出口，他的随从跟在他身后，一溜小跑才能跟上他。纪佳程看着他往下走，一边走一边还在用手擦脸，看脸上有无血迹。

“什么人啊……”他低声嘟囔了一句，转身往山上走，走了两步，又站住脚，一股心悸的感觉挥之不去。“天谴”还会有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欣雨的交通事故另有隐情？

被康达理这么一搅，原本庄严肃穆的葬礼就在这混乱中草草结束了，家属固然气得发昏，纪佳程作为旁观者也像吃了个苍蝇般难受。葬礼后他陪着林东升和他女儿回到家中，把那些节哀顺变的话翻来覆去、变着花样地说了七八遍，说得自己都感觉索然无味。亲友们张罗着准备晚上的酒饭，纪佳程看看到了下午三点半，就借口去幼儿园接女儿，向林东升告别。

“老纪啊，”林东升送他到门口，握着他的手，“今天麻烦你了，你不留下来喝一杯酒？我还有好多事想和你谈谈……”

“再晚就来不及接孩子了，”纪佳程推辞道，“你今天也不适合谈事情，案子的事，我会帮你盯着。家里出了这事，你还是好好处理事情吧，你要保重身体啊。”

林东升点点头，用力握握他的手，一个亲属过来问他还有没有餐具，他匆匆进去了。纪佳程乘电梯下了楼，走出楼道，望着灰蒙蒙的天，透了一口气。其实，他根本不需要去接女儿，这时候赵敏应该已经去幼儿园了，他之所以急着走，是因为这里的气氛实在沉重。还有一个原因比较说不出口：他虽然不信鬼不信神，却也有些忌讳，怕参加葬礼后天黑回家，把一些“不干净的”东西带回家里去。

系上安全带，他驾车驶出地下车库，地库口收费员的制服让他又想起了那些葬仪师，以及墓园的那场混战。谁能想到，这些人仅仅在几个月前

还是亲如一家的好兄弟、好伙伴呢？

没有人比纪佳程更了解林东升和康达理之间的关系了，自打接手这案子，案卷里的每个细节都被他研究了个遍。从私人关系来说，林东升和康达理是大学同学，以前好得像穿一条裤子。林东升从德国回来，就加入了康达理任副总的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担任研究室主任。合作整整持续了7年，两人一直亲密无间——直到半年前，林东升提出要离开鸿凯生物。

林东升是纪佳程的老友，所以纪佳程见证了朋友反目的全过程。这场纠纷已经折腾了大半年，林东升铁了心要走，鸿凯生物或者说康达理铁了心不让他走。两边先是协商，继而谈判，再继而翻脸，一直发展到今天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，两边都铆足了劲，谁都不肯退让一步。

纪佳程知道他们在吵什么，林东升手里掌握着两样试剂的专利，这两种试剂至少在国内是领先的，具体原理纪佳程也不是很懂，只知道把血液还是什么东西滴一滴到这试剂里，凭着颜色就能分辨出是否得了恶性肿瘤以及程度深浅。试剂很贵，一支（也就小指指甲那么大）就要400美金左右，现在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，更要紧的是，他又钻研出了两种试剂的改进型，号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，配方就掌握在他自己手中。

这样的东西绝对是“钱”景广阔。

有“钱”景，自然就有想法，林东升本来是把前两种专利许可给鸿凯生物使用，为期7年，在这七年里他们进行了产品的动物实验，现在开始临床试验了，在取得药品批文之前，试剂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机构、实验室的重视，赚钱已成定局，因此他的离开实际上就是釜底抽薪。何况他的合同还没到期，只要公司不同意，他就得在这家公司继续做下去。

对纪佳程来说，这不是问题。

律师的本事就是发现问题，加以利用。他抓住了鸿凯生物去年延迟两个月才发放年底奖金，而且还没足额发放完毕的漏洞，指责鸿凯生物拖欠劳动报酬，以此为理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。当然其他理由他也没少找，比如对方不按时报销费用，没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，拖欠加班工资，没有按照实际工资水平缴纳社保，能用的理由全部砸了出去。在他一通猛

砸下，林东升和鸿凯生物解除劳动合同已成定局，纪佳程已经基本确定这个案子会赢了。对他而言，这实在不是一个复杂的案子。

但是，法律能解决一切吗？

纪佳程记得半个月前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来时，康达理追上来，叫住了他。

“康总有事？”当时纪佳程停住脚，挤出一丝笑容问道。

“纪律师，”康达理说道，康达理那天穿着碎花衬衫，任何人看他都不会觉得他是个大公司的老总，倒更像是个纨绔子弟，“你给林东升带个话，说我要见他，要和他谈谈。”

“这个，比较难。”纪佳程两手一摊，“你有办法和他直接联系吗？反正我是联系不上他。”

“我就不信，你作为律师，和你的委托人能联系不上？”康达理有些粗鲁地说。

“就是联系不上。”纪佳程还是一脸诚恳的笑，“他的手机不开机嘛。现在我也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和他联系，不知他何时才会回复我。说起来，如果您能和他联系上，拜托帮我递个话：朋友归朋友，他答应我的律师费嘛，能不能快点付。”

康达理没想到被他反将了一军，一时无话可说，他阴沉沉地看了纪佳程一会儿，丢下一句：“他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……我们肯定会采取些措施的。”随后转身离去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天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？今天康达理说欣雨的死是“天谴”，联想到康达理说“我们肯定会采取些措施的”，这话模棱两可，纪佳程习惯性地理解为这是一句威胁。什么叫“措施”？发律师信算“措施”，打闷棍、砸黑砖、套麻袋也算“措施”。从对方派公司副总亲自出马来看，就能看出对方对此案的重视程度，而从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嘴里说出来的这样的话，也实在无法让纪佳程不反复揣摩。

他在暗示什么？欣雨的死和他有关？因为林东升要走，所以他们干掉了欣雨以示警告？

别开玩笑。

真要是他干的，他躲都来不及，还会跑来说这种惹火烧身的话才怪。这杂种，还真会顺着杆爬，偏偏就有这么巧：他说了那话不久，欣雨就出了车祸，他现在就拿来做文章。

纪佳程觉得他很卑劣。

第二章 美女的两面

第二天早上到办公室时还不到八点半，律师事务所里只有纪佳程一个人，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没来。他匆匆吃了早饭，就把一包中药倒进杯子里，用滚烫的开水泡开，喝了一口。

这药茶是一个老中医给他配的，老中医给他把脉后说他“疲劳过度”，给他开了个药茶方子。从那以后，纪佳程每个月有大半个月都在喝这玩意儿，反复泡水，直到味道泡淡。第一口入嘴，虽然早已熟悉，但他还是不禁打了个寒战——“真苦啊！”

“啧啧，大律师怕什么苦呀。叫你女儿听见，都要笑话你了。”话音未落，林曦走进来了，他是纪佳程的搭档，确切地说是新搭档。

纪佳程心里涌出一丝反感，却没表现出来。

很久以前纪佳程曾经有过一个固定搭档，那个搭档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两个人配合无间，但是搭档后来不幸过世。此后几年纪佳程换了好几个搭档，没一个能合作长久，因为他总会不自觉地拿新搭档和老搭档做比较，然后找出新搭档的一大堆不足之处，再后来他干脆不找搭档，自己单干。

林曦是新入行的律师，事务所强行塞给了纪佳程，与其说是搭档，更像是个助手。和所有新人一样，林曦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不幸的是他很少刻苦钻研案子，倒是在衣着打扮和说话腔调上做文章，西装革履，还都是名牌，跟任何人说话都不忘了摆出专业人士的派头。纪佳程最讨厌他的一点，就是他搞不清自己是谁，没大没小没上没下，总是故意显示自己和对方关系多好，多么熟络，也不看对方的脸色如何，就能一屁股坐在别人